

從「長時間」到「大災難」

談佛經中「劫」字的詞義轉變現象

梁麗玲

談到「劫」字，現代漢語的用法通常與災難、厄運等義連在一起，如「劫運」等，在佛經中「劫」字則表達「時之極長」的概念，如「阿僧祇劫」，但在佛經傳入前，漢語詞彙中，「劫」字並沒有「長時間」或「災難」的意義……

佛門每日作早晚課時所唱誦的「開經偈」：

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

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

其中「百千萬劫」就是形容時間的悠長，以烘托出佛法殊勝可貴。

在佛經中有更大量「劫」字的構詞，如：「阿僧祇劫」、「不思議劫」、「芥子劫」、「磐石劫」等，這些詞組多當作「時間」的單位，表達「時之極長」的概念，用來說明世界生成與毀



滅的週期。

然而，談到「劫」字，現代漢語的用法通常與災難、厄運等義連在一起，如「劫運」、「劫數」、「十年浩劫」、「劫後餘生」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無論是當作「長時間」詞或「災難」義，在佛經傳入以前的漢語詞彙中都沒有這些意義，這兩個詞義的發展，與佛教東傳是否有關？又佛經中「劫」字當作「長時間」意義的用法，在現代漢語中卻已消失。難道「劫」字當作長時間詞是佛經的「專利」？或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而無法普遍流行？

這些變化的原因，實有深入了解的必要。本文擬針對佛經中常見的「劫」字作一分析，試圖探索「劫」字在經典中的意義及用法，並找出從「時間」詞轉化為「災難」詞的過程及變化的原因。

一字多義的「劫」

根據《漢語大詞典》的記載，「劫」字包含了下列八種不同的意義。在佛教未傳入之前，「劫」原本只有「威脅」和「搶奪」的意義。

〔威逼、脅迫〕

《左傳·成公十七年》：

胥童以甲劫樂書、中行偃於朝。

《漢書·高帝紀上》：

願君召諸亡在外者，可得數百人，因以劫眾，眾不敢不聽。

顏師古注：「劫，謂威脅之。」

〔搶奪、強取〕

《漢書·酷吏傳·尹賞》：

城中薄暮塵起，剽劫行者，死傷橫道，枹鼓不絕。

佛教傳入中國後，譯經師們在翻譯佛經時，除了沿用原有的漢語詞彙外，如僧伽斯那撰、蕭齊求那毗地譯《百喻經》（九七則為惡賊所劫失氈喻）：

修行道品作諸功德，為煩惱賊之所劫掠，失其善法喪諸功德。

更擴大了「搶奪」的意義，將動詞的用法轉化為名詞，於是引申出「盜賊」的意義。



（繪圖：釋見墨）



〔盜賊、劫匪〕

南朝·梁·慧皎《高僧傳·誦經·慧進》：

時有劫來問進：「有物不？」答云：「唯有造經錢在佛處。」群劫聞之被然而去。

《百喻經》卷四〈劫盜分財喻〉：

昔有群賊共行劫盜，多取財物，即共分之。

此外，經中也有名詞與動詞同時存在的現象，如梁·慧皎《高僧傳·亡身·僧富》：

時村中有劫，劫得一小兒，欲取心肝以解神。

前者指的是「盜賊」，當名詞用；後者則當動詞，有「搶奪」的意思。而佛經中當作時間單位的「劫」，屬音譯詞，為另一個語義的發展脈絡。

〔時間詞〕

梵語 kalpa，巴利語 kappa，音譯成劫波、劫跋、劫簸、羯臘波，意譯為分別時分、分別時節、長時、大時、時。kalpa 原為古代印度婆羅門教極大時限的時間單位。佛教沿之，而視之為不可計算的長大年月，故經論中多以譬喻故事喻顯之。

如《雜阿含經》卷三四：

譬如鐵城，方一由旬，高下亦爾，滿中芥子，有一百年取一芥子，盡其芥子，劫猶不竟。如是，比丘！其劫者如是長久。

《百喻經》卷二〈種熬胡麻子喻〉：

以菩薩曠劫修行，因難行苦行以為不樂，便作念言：「不如作阿羅漢速斷生死，其功甚易」，後欲求佛果，終不可得。

由上例得知，佛經中「劫」字當作長時間詞有兩種意義，一則表示生滅過程的時間長度，因生死劫長不可以數量計算，所以舉芥子為喻，說明劫數之長；另則表示菩薩發心至應證佛果所需經歷的修行時間。

〔災厄、劫難〕

古印度傳說中，世界經歷若干萬年後會毀滅一次，然後再重新開始，如此一周期叫做一「劫」。一大劫即總括成、住、壞、空等四劫，為一期世界的始末。

後人係就世間的成壞現象，而將「劫」引申為天災人禍。到「壞劫」時，有水、火、風三災出現，世界歸於毀壞。

又火災中燒盡一切的情況，稱為「劫火洞然」。禪林中，常以劫火中是否尚有殘餘未被燃燒之物，作為禪話提示之一。《景德傳燈錄》卷十一〈大隨法真章〉：



益州大隨法真禪師，僧問：「劫火洞然，大千俱壞，未審此箇還壞也無？」師云：「壞！」此外「劫」字還可當作下列三種：

〔圍棋術語〕

「劫」字當作「圍棋術語」，是指黑白雙方往復提吃對方一子，如此稱為「劫」。

〔通「級」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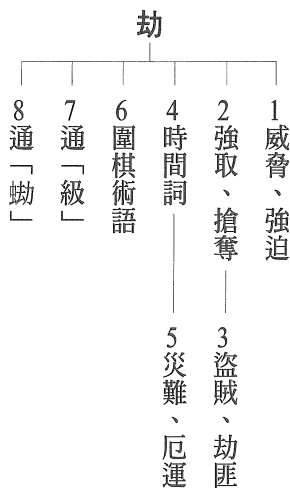
「劫」字也通「級」，是指宮殿或塔的階級。

〔通「蚰」〕

「劫」字也通「蚰」，即指龜足，屬甲殼類動物。

〔「劫」字詞義的發展過程和環節〕

後三種用法雖在唐朝已存在，然因用法與本文無關，所以不作進一步討論。根據以上資料歸納，我們可以發現「劫」字詞義的發展過程和環節如下：



由上可知，佛經中「劫」字是呈現一字多義的現象，有當作強奪、劫匪、長時間詞、借指一切天災人禍等，並沒有使用早期的「威脅」之義。由動詞的「搶奪」發展為名詞的「劫賊」等義，至今仍繼續沿用；而當作長時間詞的意義在現代漢語裡卻已消失，被後來的引申義——災難等義所取代。且「劫」字當作時間詞這一新的表義單位的產生，應該是佛經翻譯之後，最早不會早於中古時期。

古今不同的「劫數」

〔壽命長遠的時間〕



詞義的發展常會因為時間或地域的差別，而產生不同的變化，此舉「劫數」一詞來說明。

現在我們所說的「劫數」，通常指的都是「災難」的意思，但在六朝翻譯的佛經中卻是當作時間詞使用，如：姚秦·鳩摩羅什譯《妙法蓮華經》卷五〈分別功德品第十七〉：

爾時大會聞佛說壽命劫數長遠如是，無量無邊阿僧祇眾生，得大饒益。

這裡的「劫數」指的是壽命長遠的時間。

〔將遭受的苦難或大限〕

而後來所說的「劫數」，則意謂著即將遭受的苦難或大限，如：元·無名氏《馮玉蘭》第三折：

那兩個船家是將錢覓到，也都在劫數裡不能逃。

明《醒世恆言·呂洞賓飛劍斬黃龍》：

裏劫七十七萬七千七百年，釋教已盡，此是劫數。

現在所習用的「劫難」義，應該是沿用後來詞義的發展結果，而早期的時間詞則在時代的潮流中逐漸消失。

〔「時間」及「災難」詞義同時存在〕

可是，唐代除了佛經之外，在其他的文學作品中，「劫」字的「時間」及「災難」詞義是同時存在並用的，如《敦煌變文集·溫室講唱押座文》：

百年（千）萬劫作輪王，不樂王宮恩愛事。捨命捨身千萬劫，直至今身證菩提。

唐·孟郊《列仙人·清虛真人》：

哀此去留會，劫盡天地傾。

唐·李白《陪族叔當塗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風亭》詩：

留歡節可盡，劫石⁽¹⁾乃成灰。

唐·白居易《畫水月菩薩贊》：

生生劫劫，長為我師。

唐·賈島《贈無懷禪師》：

身從劫劫修，果以此生周。

此處的「劫」皆為長遠時間的單位；

唐·張喬《興善寺貝多樹》：

永共終南在，應隨劫火燒⁽²⁾。

唐太宗《冬日臨昆明池》詩：

石鯨分玉溜，劫燼⁽³⁾隱平沙。



這裡的「劫」是指所受的災難及劫災後的餘灰。

由此可知，在唐代「劫」字當作「長時間」並非專屬於佛經，亦被文人所普遍使用，且與災難詞呈現共同存在的現象。而這些詞彙的意義及用法，在佛經翻譯以前的文獻中並沒有出現，可見漢譯佛典的傳入，對於漢語詞彙的擴充產生了極大的作用與影響。

不可思議的「劫」

〔「劫」時間的分類〕

有關「劫」時間的分類及長短，佛經中有各種不同的說法。如《大智度論》卷三十八謂劫有二種：（一）大劫；（二）小劫。

《妙法蓮華經》優波提舍分為五種劫：（一）夜；（二）晝；（三）月；（四）時；（五）年。

《大毘婆沙論》卷一三五有三種劫：（一）中間劫；（二）成壞劫；（三）大劫。

《俱舍論》卷十二有四種劫：（一）壞劫；（二）成劫；（三）中劫；（四）大劫。

《彰所知論》卷上分劫有六種：（一）中劫；（二）成劫；（三）住劫；（四）壞劫；（五）

空劫；（六）大劫。

《瑜伽師地論略纂》卷二下載有九種劫：（一）日月歲數；（二）增減劫，即是饑、病、刀小三災劫，稱為中劫；（三）二十劫為一劫，即梵眾天劫；（四）四十劫為一劫，即梵前益天劫；（五）六十劫為一劫，即大梵天劫；（六）八十劫為一劫，即火災劫；（七）七火為一劫，即水災劫；（八）七水為一劫，即風災劫；（九）三大阿僧祇劫。

〔「劫」時量的計算〕

又時量的計算也有多種異說，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一七七列舉四說：（一）積大劫之數為十百千，乃至積數至阿僧祇，則稱一阿僧祇劫，累積至三，稱為三阿僧祇劫；（二）積中劫至阿僧企耶為一阿僧祇劫；（三）積成劫；（四）積壞劫。

《菩薩地持經》卷九謂劫有二種：（一）日月、晝夜、時節、歲數無量，故稱阿僧祇；（二）大劫無量，故稱阿僧祇。

儘管各經中「劫」的分類有別，對於時間長短的計算也各有不同，在印度原為「劫簸」或「劫波」的雙音節詞，簡稱作「劫」，當它被視為一個長時間單位的「量詞」時，即具有極大的構詞能力。

除如上所述外，還有阿僧祇劫、草木劫、沙細劫、芥子劫、碎塵劫、拂石劫、一大劫、一



中劫、一小劫、百大劫、八萬劫、四萬劫、二萬劫、一萬劫、八六四二萬十千劫、億劫、八十億劫、莊嚴劫、賢劫、星宿劫、十歲減劫、久遠劫、不思議劫、微塵劫、塵點劫、過去劫、現在劫、未來劫、空劫、不空劫、堅劫、醍醐劫、妙劫、堅醍醐劫等。

這些詞組的內部結構都是偏正式，前面的詞義皆是用來修飾後面的長時間。然而在佛經中這些所謂計算出來的時量大多是虛化的，用來表示「極大的時限」。

超越時空的「劫」

〔以「劫」說明世界成立及破壞的過程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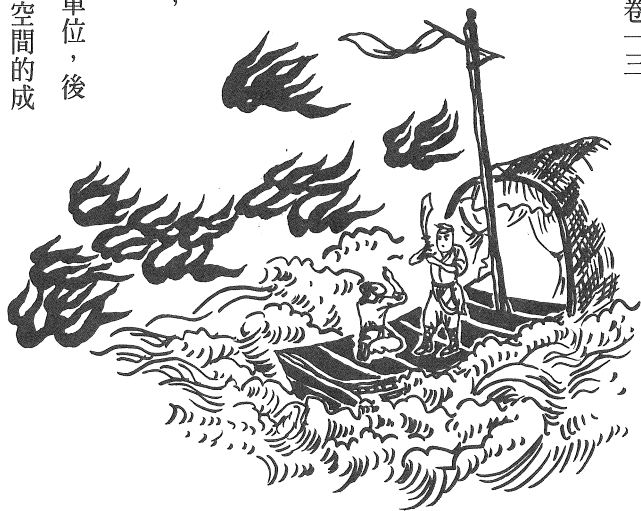
至於「劫」字何以從原來表示極大的時限，轉變為「災難」的問題？或許可從古印度傳說中找到線索。表示「時之極長」的「劫」，亦常用於說明世界成立及破壞的過程。古印度傳說世界經歷若干萬年後會毀滅一次，然後再重新開始，這樣一個周期叫做「劫」。一「劫」包括「成」、「住」、「壞」、「空」四個時期，叫做「四劫」。到「壞劫」時，器世間壞，有水、火、風三災出現，世界歸於毀壞，稱為大三災。中劫中定有刀兵災、疾疫災、饑饉災等三災出現，稱為小三災。八十中劫為一大劫，一大劫即總括成、住、壞、空等四劫，是一期世界的始末。

例如關於三災出現的時限，依《大毘婆沙論》卷一三四載：

於各中劫中之減劫，人壽每減至十歲，三災即出現。刀兵災者，是時人心瞋毒增上，相見即興強猛傷害之心，手所執者皆成利刃，各逞兇狂，互相殘害，經七日七夜方止；疾疫災者，繼刀兵災之後，非人吐毒，疾病流行，遇輒命終，難可救療，都不聞有醫藥之名，時經七月七日七夜方止；疾疫災後起饑饉災，天龍忿責，不降甘雨，由此饑饉，人多命終，經七年七月七日七夜乃止。

所以「劫」在佛經中原本是指「長時間」的計時單位，後人借指為「天災人禍」，是從原本的時間詞擴大為空間的成壞現象，如劫火、劫風、劫燒、劫燼、劫難、劫數、劫塵、劫外天、劫後灰、劫餘灰等，皆表示空間現象的生滅。

換言之，現今漢語裡普遍使用的引申義，應是從佛經中計算劫數的悠長時間，擴大到世間



（繪圖：釋見墨）



所歷經的成壞過程。如「劫火」一詞，指壞劫時所起之火災。於佛教之世界觀中，謂世界之成立分為成、住、壞、空四劫，於壞劫之末必起火災、水災、風災，火災之時，天上出現七日輪，初禪天以下全為劫火所燒。唐·張喬《興善寺貝多樹》：

永共終南在，應隨劫火燒。

宋·李綱《次 丹霞錄示羅籌老唱和詩》：

劫火洞燒時，自有安身處。

清·龔自珍《懺心》詩：

佛言劫火遇皆銷，何物千年怒若潮？

後亦借指兵火。清·顧炎武《恭謁天壽山十三陵》詩：

康昭二明樓，並遭劫火亡。

清·納蘭性德《南歌子·古戍》詞：

何年劫火勝殘灰，試看英雄碧血滿龍堆。

從以上的論述過程，我們可以發現佛經中的「劫」字，不但沿用上古時期的舊義「搶奪」外，還將動詞用法擴大為名詞用法「劫賊」。

〔佛經的傳入擴大了「劫」字的詞義〕

此外，佛經的傳入，更擴大了「劫」字的詞義，除了翻譯為音譯詞作為計算時間的單位外，更引申出了「災難」的新義，並具有極大的構詞能力。換言之，透過佛經的「劫」字探索，我們可以解釋詞義發展過程中間環節的聯繫性，及為新義（指災難、厄運）產生的原因，找到合理的解釋。

至於佛經中「劫」字當作「長時間」的詞義，何以在現代漢語中消失？則有待進一步探索。經由本文針對佛經中「劫」字探討的結果，無疑為佛經漢譯對漢語詞彙發展的影響，又憑添了一條有力的新例證。（本文作者現就讀於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）

【註】

- (1) 根據《漢語大詞典》解釋，劫石：《大智度論》卷五：「佛以譬喻說劫義。四十里石山，有長壽人，每百歲一來，以細軟衣拂拭此大石盡，而劫未盡。」後因以「劫石」指時間之久遠。《敦煌變文集·長興四年中興感應聖節講經文》：「淑妃伏願：靈椿比壽，劫石齊年。」宋陸游《會慶節明慶寺丞相率百僚啟建道場疏》：「至尊壽皇聖帝陛下，伏願福等河沙，壽逾劫石。」

- (2) 根據《漢語大詞典》解釋，劫燒：佛教謂世界毀滅時大火燃燒至二禪天。晉干寶《搜神記》卷十三：「經云：『天地大劫將盡，則劫燒。』」

- (3) 根據《漢語大詞典》解釋，劫燼又稱劫灰。佛教謂壞劫之末有水、風、火大三災，劫燼即劫災後的餘灰。北周庾信《哀江南賦》：「設重雲之講，開士林之學，談劫燼之灰飛，辨常星之夜落。」